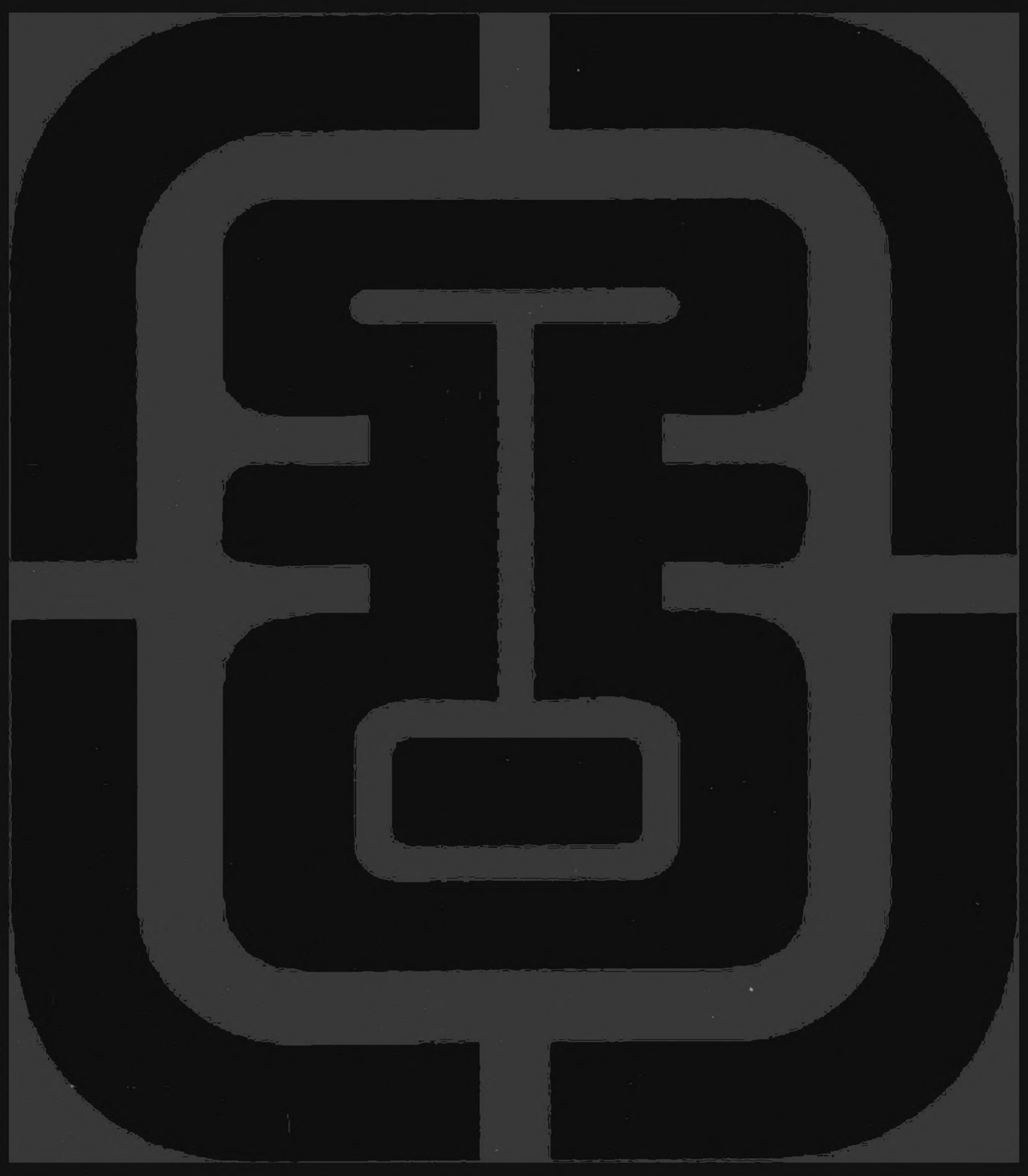


此石出最晚萬曆間始有得之於頴上井中者與黃庭共一石不知其刻自何年風骨完美意態斐然予初見而大驚乃托之同籍田甯二君致本甚富及海內漸知有此刻搨工垂集四十年来石遂以損有持示余者大非昔日出井之初矣余倍為惋惜幸其蚤致有此也大抵蘭亭之患：在模多字形空存全無筆意而右軍之妙：在筆意字形非所計矣如此安

見右軍于蘭亭中乎則此刻之勝俗所借名定武者多已況刻即潛于地下數百年是起古人于旦夕寧不為書家奇遘耶余特表而著使後人知此刻之章自安于始

天啟乙丑四月念二日

伯明蘭亭

子昂以東屏不許觀蘭亭之憾歸美于獨弧今味所自題則正吾所守雖在其教中未知何如然自是一介不與之操其所可議者不在于宝秘一帖而在于不知人及不知所以善用其宝而已其自題云即非珎玩若置若棄莫學辨才傳貴顯嗟乎不思子昂非貴顯也宠而言之即文皇亦非貴顯也右軍之為此書正以俟後世之知書者及後世之君之能大吾書者耳後世之知書者莫盛于子昂後世之君之能大右軍書者又莫盛于文皇則辨才之傳為知人不失人而東屏之秘固為懷宝迷邦矣今東屏本果為妙法使與文敏其增光大于此書詎沒文皇惜伯明不忌語此

天啟乙丑四月廿二

楊本蘭亭

本朝悠久之泽衍之以
仁庙而翼之以文貞皆其監國日所樹也捧翫
御臨宣賜蘭亭本其精神色相直入内史奥妙無論
河南襄陽已其鑒裁筆力勿若兩宋孱王即以貞觀
之英明何忌比隆唯其從容危中君臣每以優閒
敦大之心馭之有餘蓋深達于成王之恭儉文帝之
清淨者天下安浮不太平哉每展對為之拜舞嗚咽
而不能已
天啟乙丑十月十二日
東書堂蘭亭

余蓄有東書堂古搨其蘭亭大妙海内他刻甚多未
見過之者近郡中所行乃非舊形似泰之以江南時
刻脚手治媚處多古雅意少必原石不存又艷於俗
刻而山人珠履又鼓惑之遂反遷就從之邪然古搨
海内合時有藏者他年自有定價耳楔序書家冠冕
自唐模不見而定武始尊今定武聚訟而適派乃在
周郎此當有功于書矣甚鉅不但右軍一人已矣
天啟乙丑三月八日
周郎蘭亭

憲王所刻楔帖全本定武已有其三唐褚三摹更為

妙品一時圖書之富可想附以圖詩皆名手所製加以五言序及諸人辨說尤極詳盡自山陰序後未有如此留心者而筆力醇古謹恪皆出自運上石無假借山人墨士及鈎影重翻之助真得之性生者矣余鄉家有別板外訛不一如此原搨最不易得僅寶此卷其餘皆存其序而棄其圖說以備檢閱耳惜筆少勁而不圓為不及東書堂所載尤美也

天啟甲子鄉闈放榜日

宋后吳蘭亭

東書堂帖初刻無此本蓋後人續入汴人傳聞乃先憲王宮中人所臨後人誤收傳以宋后然莫可詰也攷之蘭亭各刻中元自有小字一本比世傳定武微峨細艷治明媚如不勝羅綺或藩府兼有此本遂疑以為婦人之書與然蘭雪軒蘭亭至五六本此獨不在焉何也集中又有徽主一臨本樸直窘急大不及此則人之材質已定即前規在目固有不可強者乎昔永叔集古以高氏兩碑為婦人僅見豈生此一班以足奇詑耶乃書為可取不問其婦人與否揔之宇宙之靈氣耳

天啟甲子夏至後二日

益邸蘭亭

此全仍蘭雪軒所刻而雙鈎翻之入石十得八九唯不及其有筆意活潑之神耳後附以趙松雪十三跋最為妙識雄蹟蘭亭刻中不可少者前引以蘭亭真蹟字及識以

益王之章不在刻石之列盖其慎也宝賢欲争勝于東書堂是以不逮此獨尊襲而反以並美其中識趣遠度越矣禊帖得此一翻其泽彌永乃知信而好古聖人之心法胡可易哉

天啟甲子八月廿七日

仲温蘭亭

臨禊尚覺神癡其書吳興十三跋則不啻過之盖内史此序全在神氣筋骨且落第二况於膚與肉即膚肉人亦不及乃其最下者耳子昂後語有感即書曲盡胸中欝屈指事抒情宛如面談孔子所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正謂此等而人遂疑為南面之權可謂癡前說夢大凡生人薄有識見皆後人之資一二道出便不致虛生浪死即一執事可槩其大也仲温引而長之亦為有功于此

天啟丙寅五日

陳刻褚臨

米老精識真賞為書家刪述乎其云唐臨褚帖不過檢校而已既以明此本之非褚臨矣又云数字落筆直書餘皆雙鈎廓塡則此本出于後人傳模非出自唐初諸人手臨也況河南乎米老既定其非褚臨而今反緣米以信褚亦過矣然評書之法寔不如此心有成竹目無全牛書果佳則王可也褚可也即米亦可也書不佳褚米固不足言若王固無不佳書即真王書亦何貴此本寔為秀潁活利不落工匠之套吾取以傳古人之神非信米老況信縉熙耶

天啟乙丑四月十九日

停雲蘭亭

自東書堂以蘸易簡斯臨蘭亭脩禊一代之製後之集帖者多用其法然文先生停雲館帖則無大王禊序而有薛道祖臨本最是高見蓋取右軍則必用舊本必陋于勾模之敝用薛臨則人知古哲之于名書臨之不必其全似也余字形筆意之說悟寔出于此他人未必知先生精義也又蘸臨仍古法而道祖多新巧則又在入石之工拙矣

天啟乙丑首夏念一日

文先生固不易及也

上海蘭亭

此本新板奇秀其出定武無疑而評者多不予即以
絳真之鑒亦惜其輕佻皆視武定過高之論不知定
武元只如此蓋右軍之聖唯有一雄所以千年高踞
無一人可及若只求巧求妍永無見右軍之日此中
當以心承筆畫不可尋覓也今各本具在中各具有
右軍之心烏能見其中之所謂雄處則何必定武何
必褚況于肥瘦之粗弼人于此去其局去其釋即是
山陰采菜一本顧人學之者何如不必于古本辨耳

天啟甲子七月晦

章氏褧帖

吳下耕石軒二王帖中蘭亭有姜白石題跋者乃宋
人所傳模本字形有與定武褚模不類者乃其一時
自運之奇非繇于工匠勾填者最為雍容蕭散得筆
外之意及刻墨池則定武褚本具本却出于工匠之
手愈工愈鈍滯不及此遠矣今二王翻板既多遂失
故步而人反宗墨池以為逼真夫所謂真者意也筆
法亡而字形逼真何用書家第一審此而已

天啟乙丑四月念三

鬱岡第一蘭亭

後載米老跋似非偽然米老正自好作贋書且極贊
勾填之妙全滯後人窠臼又恐米能自運必不賴此
抑豈戲為以諧俗目乎乃字却有存古處固不干其
自供處定案也蘭亭在今日可謂極盛家有善本亦
家有刻石真偽混淆更兼家無真眼可恨然但得世
有真手能追出右軍面目則諸本皆合退舍故云經
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即曲秇亦尔也

天啟丙寅立夏日

鬱罔第二蘭亭

蘭亭神物學之者如治世者之必有周孔談禪者之
必有釋迦脩真者之必有老列所分於工拙之間者
唯自運于勾填二途而已亦如學孔者之岐君子小
人儒學釋者之辨真頑空學老之別無為有作合下
便判不在多言也此本不著臨人之名然非寤寐會
稽者不能自出機軸如此彼形似之求者下風已

丙寅四月望

王本蘭亭

此定武肥本及褚臨王淂之大名晁翰林家乃附以
松雪齋所臨并
益邸所翻蘭雪軒圖說又增之以雜詩跋都為一卷

字畫刻手亦精工而讐定不詳多有譌誤或致有誤觀者故好古傳美洵為佳事而苟非通方之識不足擅制作之權天下事無不如此而書家更徵驗在前有目共覩無可遯也陸書五詩余別有評至於承旨之臨得其大而遺其細亦雲仍中之粗能繩武者以為適嗣則未也

天啟甲子九月七日

米臨禊帖

此刻自豐氏是人翁重臨入石者雖尖而不圓直而不婉似有二老自出機軸處要之落筆直書全無一毫工匠雙勾廓填之敝右軍之神采可借以想見一二焉近日俗見只取字形不求筆法喜雙勾之字形不失不思落筆之意盡失遠矣況於蘭亭不知幾更摸刻尚有字乎故此等門鍵最宜參透不則不自知其尊偽而棄真矣第恐習此手滑易于放縱則在臨之者自為撿持不可反以評古人之優劣也

天啟乙丑四月廿四日

趙臨蘭亭

舊見禊帖一墨本末有子昂字時穎井未出因愛其細妙存之及穎石行乃知子昂所法即此也蓋石未

入井日海內必有他摺故吳興取之及他摺失傳而
石又在井宜評人不知趙所自也損庵所翻正余所
見趙臨本當有頴意但未既刪子昂字恐觀者不識
吳興授守而并以疑頴也為書以志
丙寅四月既望

小字蘭亭

此本示出自定武而字形視定武古文縮約十之二
婉麗遒媚如凌海仙子柔膩可餐大率在其下筆時
嬌羞融嫕遲〻不欲直落所以姿態橫生非復右軍
當日雄秀渾成本色而法度情致一〻具存見之使
人驚心動魄愛之不忍釋手蓋右軍此書百美具備
其雄秀渾成中固自有此一種婉麗遒媚之奇而臨
者能于石蹟中追出之耳余示每喜臨之又有一本
似與此同出而畫稍不圓固次之
天啟甲子中秋

趙小蘭亭

家藏有小蘭亭一剡後註子昂字最古字形稍舒蓋
松雪公已入李筆意為之然可知其操筆直書非得
之勾摹者精神活潑生動欲飛舞小行中至寶也不
知於何年入石今縮小楔序宂棟然率矯强澁滯非

臨書也乃内史之妙唯筆牋恰合作如此大字故以
如此大法結成若初即欲此小字必另有一種妙思
為之縮小展大徒得其形不得其心也此又臨古者
之所當知
天啟乙丑十月既望
周邨小蘭亭
原刻極精工圖詩皆妙品今翻本全無意致幾于絶
響且題跋多刪剪不存故此等尤難得況榻當在刻
石未久之日法則如新真可寶玩邇日楔學遍天下
求如

周先王之妙得心傳者蓋鮮余奔走梁園求之數十
年僅得此小字元出吴興即以松雪翁之家嗣時二
有本家面目然神解多矣叙有正本此似為遊戲然
當其芥納須彌固是現焦明身説法行像不得以具
體忽之也
天啟甲子嘉平二日
益邨小蘭亭
周先王以手臨上石而
益邨乃摹鈎蘭雪軒者雖其規模結搆煥然如新而
運筆之勢不逮遠矣然蘭雪初刻既艱於求則此刻

遂為靈光況加以
王章令語二美寔兼臨摹家不可不寶藏也況帝墨
明暗即一石亦互有之時為參對最是浮力又況細
書脉大者更當審諦宜無厭多收矣
天啟甲子冬抄七日
蒲刻小蘭亭
汴邸初刻流布寓內者當在人間此雷首所翻刻手
亦可惜石不堅耐年未久而聞有損處則此始搨者
尤當愛惜也楊君以戚閱之胄心翰墨其選匠省
試大費清思擬之坊間射利草率譌舛者大有徑庭
令此道荒蕪而至寶之物神明訶護者往往而遇使
賞鑒家皆如此則先哲之精韞不至于澌滅而後覺
之適從不苦于迷惑者其功豈在翼世教者下哉余
雅多收蓄而中州材匠皆乏力不足以濟之是在好
古者引延之耳
天啟甲子臘八日
大字蘭亭
學古名書浮其髓而遺其形乃上乘法此其志亦可
耿而人非其質矣題跋人又似全不知書為何物細
詳之亦有因此必後王所撰自以為浮意而佞人諛

之遂致認真而充逸少亂
破敗自喜全無整栗一筆却有一種簡貴之氣不似
今偽為李後主字吏濁鈍也此可以洗右軍之垢兼
不沒後主之長古人可作亦無憾矣字本不宜錄恐
矮人誤傳仍阙右軍耳

庚寅嘉平小陰舟中

宋搨第一黃庭经

黃庭之書自永叔以前未嘗以歸右軍也不知何年
始定于訛亡亦謂非右軍不能為乎然自題右軍而
世之傳黃庭者日增以訛逸遂日減其醇古則右軍
之說寔黃庭之不幸也此卷乃余在四明日一門下
士以相示求為鑒定見余許可輒以歸我細詳字理
以及紙墨種〻非南渡後所得有始知彼日已有此
疑久矣仍宝之座右而世之種〻贋書舉無漫比肩
矣緬思一時信從之雅何減陳蔡至斲之不忍竟復
不忍釋

天啟甲子中秋

思古齋黃庭

余所蓄氣淳古黃庭既為海内鑒定家評為第一矣
嗣又得頴上井中得本與楔序共為一石似宋盛日

所刻故以金齊之乱沉井中耳此石字體大不類淳古文纖利細貼却最與内景全本相似盖在梁陳時書者不一臨者亦不一又可以信黄庭之不出於右軍也而此與禊叙一石又以明宋以来人漸以之屬右軍矣而東書堂帖遂又以内景予右軍令人知内景之非會稽而不能决此之非王也然字寔可以名之王而無忝則王非王何害况古人已有信而好之者余乃仍之王籍亦猶東書堂之志也

天啟乙丑九月晦

玉蘭堂黄庭

余家藏古黄庭本最為醇雅歷攬海内名家所蓄無有似者後此帖出却自彼翻来彼中之暗且缺處此皆以意足之多肥以鈍其見余刻則無疑也今名字日消日耗見其近者能不凝情况俗本尖削軽靡全非右軍本色每思返之不可得則江以南匠石皆易得有力者可不思冥搜多刻令世當見三代之英乎余家蘭亭及此黄庭尤其所亟當一莊嚴者也

天啟丙寅四月廿七日

趙黄庭经

此卷出嫂鈎填墨濃淡甚顯盖精神意態盡生于王

而形模時ㇾ自成甚有雜以行書者一一皆松雪公
筆法想其正本必趙臨之最得意者而今不知何在
矣大抵學古人之書只重得其神ㇾ在則形可畧若
以形而已矣則此勾本之得形反勝于原臨之化王
形者矣是以河南之蘭帖獨為內史家嗣而吳興之
學河南樹賦多用已法也玄宰之仿古十九入以董
法未為不是但不如衡山翁之作每ㇾ形神兩得便
是頓還舊觀耳余於臨蘭蓋五十年之功乃知臨法
之正眼有如許不可以俗目蓋也
天啟丙寅八月十一日

甘氏黃庭
此石據焦陳二先生所題云宋以前物良似字法乃
自余藏醇古本中出筆ㇾ畫ㇾ皆有逸趣非苟於字
完後見奇者今世真宋黃庭行當楔帖如頭目之護
惜宋祖之隆重不敢其毫有二三而古剝奇跡亦先沒
相尾而出可以雄視秘圃者如是帖及潁上二帖其
尤也清臣麻姑筆法間有自此中來者始信先覺舉
動後世不作數十百明述用不能盡此本當為海內
此道尸祝不必殼而二先生之精鑒深心亦足徵云
天啟乙丑十月朔

黃庭內景經

內景古無受守之緒自東書堂收入會稽帖中且其自臨醇古遂動書家之睨而僞者剿而眉目之輒有數本散在人間然尖削稗弱全無古人剛勁之氣最為下品房師敬堂韓先生屢以見示且命題一字于卷未以悉札辭未諾也而攀岡帖刻之以為楊許且駁戲鴻之評殊不知古人用筆畫亡有体各自成勢然後累而成字非如後人筆畫苟簡直待結搆成字之後方于其中取有少韻致生態以為奇而已也此書正是宋以來人所蹈之敝而以誣上古安能掩明哲之鑒哉存之以為養身一玩具則可至於其改續東書堂文句以欺盲俗者更自可咲然識字者只在字中辨不於文句中折獄也

天啟丙寅四月浴佛前一日

跋本樂毅論

此松雪所臨者雖筆勢流動少右軍之醇古而其精神力量十浔七八古人臨池所以為妙謂其想象作者之性情于筆墨之先融之為我心而出之為我手其于畫之長短肥瘦全不經眼只浔其中鋒而形骸色相種亡自生真如古人復生于今日而再書之也

何也今之筆素皆與古不同即如堯舜生今之世衣
冠礼樂必與今同唯其孝弟及不忍人之政千古不
易耳自隻鉤法行而後只求字于長短肥瘦間當復
有字乎安浮起松雪而與之言

天啟甲子

樂毅高氏本

余有古搨樂毅論雖紙墨昏腐而精神骨力種〻未
化似南渡後覆刻高氏石本前有唐太宗題字沒有
馮承素名書而王晉卿之跋尾及梅聖俞之評各附
為一亦此論之大觀已大抵今之摸此者多于丰稜
峭拔上著力而其醇古雅淡鋒在畫內妙在筆前者
全無之此可以存後哲之令跡而非可以傳內史之
心法唯拜觀此帖黯然後尋常好奇喜異之懷不覺一
洗于無可用始信欲從之未由耳數年前人多學黃
庭被山人輩溷為家常飯又改而學此恐人見此精
妙者少反疑右軍之法底裏已盡不浮不一申之

天啟乙丑正月十日

快雪時晴帖

右軍之書所以永為世楷而後有作者不可及不必
計其大全也即一二行十来字而已如天之不可階

升矣且如此快雪等共二十四字雖真跡永絶至於今不知幾經摹拓而其精神光恠一〻如在不可得而埋坳揜抑者真荀卿氏所云天不能死地不能霾者與至今服膺公全帖者固如沉酣六秇終身不厭即摘宝一種亦如任取魯論中一節聖訓而繹之未有不八面玲瓏一脈聯貫終身學之不能似終身由之不能盡者其為一藝之聖無疑也後世好奇之士動輙曰妙出二王之外夫二王之外豈尚有書哉多見其為索隱行怪作中庸之賊而已

天啟乙丑元夕

霜寒帖

右軍諸集果無有純于真者唯此收于絳帖馴雅整栗寓巧于拙藏老于嫩有不可盡之妍孰謂真書之不可闘古也米謂右軍無真字而以快雪帖為真快雪今盛傳未見真骼故又疑米所見另一帖果尔則此帶行者誰復能為之必老顛誤憶以此為快雪帖耳快雪之為行書既審則真書之此為第一又何疑乎盖右軍之所以千古獨步者政以其変化不窮如神龍不可揣須彌而睥睨芥子也

天啟乙丑五月晦

表生帖

右軍名書合有數帖如此最為神物勿論石本即鈎摸墨跡附以名人題跋即志者亦不下十數本莫不皆神采奕然不可狎視不知右軍英靈何以攝人至令不渝若是宜中古諸賢飽飫妙法者之能自為先怪也其諸題後字或真或贋亦多有可觀所云驥尾之行均可以長存于沒茲益信大於書者之可以接引後人也

天啟乙丑春丁日

積雪凝寒帖

此六十三字秉墨瑩潤骨肉和暢有法有致最為合作乃載在長沙本者今閣帖盛傳而他帖皆不聞海內收之者古哲名跡可惜矣而賞鑒之苦心靈識亦與之俱澌均可悵悵後世有大力者一蒐而表章之庶不致洪鐘瓦缶之歎耳方今此道似貴而射利者獘偽負材者妬前更將何望聊就睹記者遥告後賢恐它時更羨余之遇也

天啟乙丑五月晦

破羌帖

宝晋齋謂之王晉帖詢是右軍名蹟淡令之所傳或

是老顛臨得者羌字落筆入頭太輕不似內史骨力
惟戲　堂刻乃極神雋八面変化幾與禊帖埒想一
時喜極而歎所以卷越之氣與沉鬱之思交集筆底
右軍平生山陰之會與洛下之捷此等大恬適大發
揚能有幾遇宜其皆有神物以消之也米老之賛允
稱此帖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頡歷籀化大荒烟華淡
濃動仿佯一噫萬古稱天章鸞夸虬引鵠序行洞天
九〻通寥陽茫〻十二小刼長璽完神訶命芾藏又
題天下法書第一筆法入神奇絶與穉恭帖同是神
物服膺深至聊筆之此

天啟甲子八月九日

此郡帖

余知右軍非晉賢茲觀其治郡大畧苦于逋滯是必
清理無留難也舍逸而就勞是耐鞅掌不鄙俗役也
至于人事請託則又近情善處不致乖迕而獨坐一
語又非深明于淂人先有司之心法者不能道以斯
為政即兩漢循良入為丞相三公者不過如此兩晉
敝風中何從得此恪職共位人邪恐先哲之媺為字
學所盖故於評字而推言之不以為煩焉

天啟乙丑長夏三日

瞻近帖

索居離群古人所悲故云喜有素心人相與共晨夕
又云與君成二老来往亦風流同心之契其難得如
此右軍怙雅此即不知與何人然其注意如此則其
人之曠懷可知聖人云里仁為美然至有使人避之
惟恐不遥去之唯恐不亟者安得有欣邂之致哉孟
子言友而及古人覽此帖依依如或見之亦懽然可
以自省矣

天啟乙丑五月十二日
成都城池帖

此與講堂帖皆夢想蜀地之勝以發遊興與七十等
帖一意雖未必是一帖要為與一人耳先後不遠此
當在先蓋以探益州之意而後可言入蜀也夫秦樓
觀漢講堂今亦何在況壁上之画唯有右軍之書如
日月常懸使其果成入川之行山川風物必增而奇
麗不啻少陵之迹而迄不兩遇蜀地之幸亦其不幸
也夫

天啟乙丑夏三日
七十帖

此與山川諸奇及七児一女帖皆言入蜀之意此感

於年之不待而思勝遊似最先既又聞成都之奇而
益令其遊興之勃起然右軍未聞入川或中多齟吾
乃有過此一婚之辭以右軍之高雅益州之契合而
勝舉尚尔蹉跎世事之不齊人意之難滿可為浩歎
不浔已而以諸孫自慰目前則至彼之思索然矣婚
娶比畢為長若謂以已通用則一小者未婚不可言
已比有將畢甫畢之義正可用不必改也余亦好游
鑒右軍之雅而阻覽之亦為心馳
服食帖
天啟乙丑六月二日

右軍非晉賢也歎人間之速敝小繩墨而不拘似晋
人之識矣然界上一境未大千遠既勇于自可斷不
諮人矣而又以出界為虞必因餘杭而舉又恐俗之
多怪衆惡之不可犯不敢為扇動縱任之態何其以
草澤之分自安也其視霊運之猖狂以自速禍者何
啻夷跖之不同道而後人以時俗緊人一以為清譚
不宴之流稍：取其文字又只以一曲之藝相推讓
而已豈能見豪傑之大全耶然以其牽於謹飭時人
亦不以為高所誤千古而後世又不能為之表白何
大哲之不幸也余每尚友古人即一言一字必索及

于其心或不致隨聲以枉先覺云耳

天啟乙丑五月十八日

清晏帖

此帖致佳乃釋之者最可咲或作有異產已可捧腹至云所使有豐一卿是底言語令人軒渠欲仆況并出一改為使愈不可解細繹之乃所出有無一之也乃始渙然明了蓋所出者地產之也所有者地非產而聚于此者皆無一之也文義草法無一牽強豈非大快心事右軍諸帖如此等處多有之不盡能釋唯此與東陽書問二字乃一而為二二而為一更易解

耳

天啟乙丑夏

耆舊帖

余幼習二王帖見其釋文為柳六惠蓋緣帖中六字上多一帶筆而誤以謂此淺近語何謬至此及浮劉氏釋文乃知誤自宋人也而刋誤辭正皆不及之則并宵帖中亦呼之為六惠矣嗟乎和聖百世為師令不自底其姓氏反不如盜跖黏壯之奸能自貽臭也然至今文教大明之日亦無一人正之聽其長行于宇宙真識字者之羞也此字瘦脣脣拖洵所稱餓隸

者大令當不至是豈五季南唐拙腕之所出乎聊一正之以洗鳥衣之垢

天啟乙丑長夏三日

鄉里帖

前十五字或疑另為一帖以其不相蒙也然或送名為正務先言之而後及私未為不可兩晉之風內極其欲而外妄冀清虛之譽或遂以覬長生此大惑事右軍獨照破其迷回不去人間而欲求分外分外二字深中晉人之敝曰皆如君言則右軍之所與言者見示僯矣字更淳古有骨力閣帖之中求如此者甚少覽之如對三代之英奉為嚴師一唾一欬無不可思繹步趨書家之周孔也

天啟乙丑五月晦前

玾竹杖帖

右軍于益州送杖可受則受之不以一介為嫌可散則散之不以捴美為嫌此正孔子所云毋以尒鄰里鄉黨者受人之餽者皆若此何害正唯其有此兩帖與人者必稱其主則不沒人之惠受人者必告以施則不私人之德来云皆與我無預胷懷何等寬大令受而私之者皆是不足言自好者又不肯為人當

受餽之名古今人相去矣啻千里悲夫

天啟乙丑五月廿五日

飛白帖

飛白只八分之輕八分即大隸之省白者分中多白路分者隸中少二分白即今渴筆之妙者分即今減筆之省者極為明白有何葛藤而今之為白者以漫鈎當之且浸及于篆八分更入篆體文以波捺不知是何等師授也右軍飛白唐世想多存者是以人及為之品題今日遂成夢語賴有此三帖可以想象曰至雜曰窮本曰小進曰青於藍假如今之漫鈎又何雜焉則縹緲縈迴之勢亦未必非也以渴筆寫八分自有合者

天啟乙丑五月十八日

虞安吉帖

此長沙所刻字既開爽且以見右軍心事愛才急病人有可引則不以干求為嫌事有可濟則不以推荐為德何其以天下為公萬物一體之如斯也頎求治郡之賢者上之職也亟察采之選者有力者之益也任其責者不自為博訪延攬之圖至使人欲言而囁嚅亦可悲矣嗟乎至于今而可用者必不言言者必

不可用則此等舉動及為罪案更何望千百載為美譚
乎世情日下無惑乎右軍之不見於叔季也
天啟乙丑五月廿四日
安善帖
此與道意皆紹彭所藏鑒識既精摹刻又緻遂無間
然始知淳化所託之匪人為可嘆也裘鮮服食余另
有評二帖錚。尤自出色大抵右軍之妙風稜在圓
轉之中美人所云豐肌弱骨者也骨有而如無。而
宜有可親而不可厭者在此王著之模如一聚肉靡
見之已令人厭況可朝夕乎絳帖長沙粗而近傖然
神氣尚在兩續帖有淳化之散而更甚焉他帖未盡
涉所見得右軍心印者河東耳
天啟乙丑仲夏廿六日
宅園帖
乍覽此如求田問舍汲汲營營乃細詳之以右軍世
閥重名而云卅畝者佳何其欲之不奢也可與水近
又何其興致之清曠也所問其賈亦何其順人之願
不強人以所不欲也以此問舍何妨素心是宜為改
則節愛而風流議改則近情而直大也字傳而心與
俱傳美亦與俱傳不則令後世章其疵更不如不良

於翰札之為愈耳

天啟乙丑五月二十三日

胡桃帖

右軍雅志经世不為世知是以躭意服食為世外之業此意宛徵雖共人言而其志情時事又唯恐人不相信此帖所以卷之辨之也蓋未許此志政人窺右軍之微見其未能忘世鳥肯自理一身此又政右軍之所最深匿諱處故託于知希以絶人之覵伺而又云無緣見卿則見衷曲之隐又有筆不可盡而期以面覿當有依依不忍終舍之意為一種畏悲宛有孔氏心法而尚論者不能見古人之心于千載之上致安石輩人僅成名一孰之聖右軍之心必有恫乎轉感者已

天啟乙丑五月廿日

五日帖

此在淳熙帖中最為清便有韞藉非掇拾棄瀋者大率内史之書即唐世蒐羅殆若無遺然入而復出及士民間所剖腹藏之者尚多南唐地狹淳化可搆已而君無文皇之胷臣無虞褚之目苟且鷺愚烏足盡千古之美則後之出者未必不勝于前也惜流傳不

廣令已若存若亡故余特表章以興来代右文之辟

天啟乙丑五月廿四日

餞行帖

此帖非右軍不能為謂其集右軍之字為送行之已為浔之及未簡便有清臣筆氣則此不但集王兼之臨本矣有咎王著不合收之入王集則令之古搨聖教當出坊刻二王下矣大抵習古人書只取其似不必窮其所由也若以為永興更為詭夢夫序既為燕公右軍不預知永興獨知之耶又以為嫵媚然此老幹處有之乃中唐以後法門何嘗嫵媚亂此即學魯公臨書耳欲正學内史他帖豈少何必于逋逸中覓子姓哉

天啟乙丑五月十七日

石胛帖

此娶帖所收字儘清妙如逆風旖旎不能自主又如獨喉雲表一聲二聲然非右軍筆也亂其筆勢乃是歐陽信本浔意之製元非有内史底本者故骨奇而神不王香遠而力不雄自可以高步翰圃即右軍見之亦應亟賞但不宜以之仰歸耳從来帖中如此者甚多在易牙必自能別何如各居其所者之無相奪

倫也

天啟乙丑五月朔

東陽帖

此以為賀季者固大非而釋更謬可哭書向二字譬
為常字成何話而以合下畫能致更無義意一悟其
二字而書向了然見前不待強帖以就我矣而以決
此之非賀季也又明甚蓋書向既無然後憂心不可
言而尔日南北紛爭動成阻絶唯大有力者乃盡能
致若唐之開元天宝賀未黃冠之先有何勝敗死生
之忌深憂而書信亦易致何以云想忌下當盡能致
乎一字不明層。錯誤安得云閱帖只耿其字不必
會其文義也

天啟乙丑二月廿六日

運遲帖

右軍推賢憂國愛材急病于此帖中呈露無遺使得
柄政如安石則江左之鼎豈終傾方況迄籙也然司
馬之裔天所以抑頓之者千古少儷日前淝水之捷
天之方厭羌膻非祚晉也則如右軍等正所以逆天
天肯令司馬氏有之耶短氣之悲寧適為人歎而已
哉一代之才不必乞伯于造物心誠求之彼十年之

生聚尚可治吳況林總之衆乎用人者鑒之矣

天啟甲子臘

勝風帖

生人之患莫過於偷晉風之惡唯在一偷字以致天地反覆人類夷狄禽獸而後人不悟詡〻為高右軍所以不囿于晉人惟其不偷耳大令親承庭訓而忍為偷之魁閣本集二王書而大令之書冠以此帖詳其存心如顧景數息日憂死之遄及者獨何心也夫人生天地間各有本業明知夕死朝午亦要盡心痛亦不免大令之才之美不及下寿無益于時一帖可以卜之矣又右軍来居帖内有省苦二字余謂為省告與後苦有期耳字法不同以此帖叅之更信

天啟乙丑六月四日

譙周帖

讀此帖知右軍之景行前哲無所不用其情見其後人如見古人聞其後人如或見之則其遇吾世而有技彥聖者其心好之寧啻其口出哉然以譙周亡國之賊而亦係心如是似與司馬之材嚴平之揉揚雄之學不相中乃已言之矣高尚不出豈為中道不欲以故漢之裔事司馬也故曰此志伯夷叔齊之志也

此正周之孝子慈孫能盖周之愆者故不覺予之右軍此志又可以掩導賊之奸矣宜其不牿此一點秉夷之心事耳

天啟乙丑禊日

来禽帖

中土来禽李皆無子種者常咲鑽核之說為妄而関西李有子生者唯花之尖一點赤為異造物之妙何事不有田居種果大是樂事日新又新便是化育在手視獲上以求民者似逸而可以至于遠取它方之種以見奇未免求人果有此心思面皮何如求民而治鬯君子之悅樂也右軍當若多事不如養上宜者之本分也彼所須十字如為一帖似交易法有市心焉無者為是種樹本清事静觀之有多少理欲倚伏處後世烏知無此慧眼

天啟乙丑五月廿五日

中郎女帖

此在右軍書中不数而釋者承譌令其意晦遂不可讀夫此既為婚言則前後必相應今不可復得其對則僕往意似不可泥矣盖右軍往日必有論婚對之意以告家庭故曰僕往意君頗論不言邉雖多一點

然王字法互有之不足訝也秦既不可復得則合聽其父母之命耳故終之以此亦當在君然後一帖之意不相違背俟高明之見改之

天啟乙丑五月十日

玉潤帖

此為後人臨仿無疑骨弱而不強色嫩而帶枯然右軍必有此底本而被低手人所累耳尚非永師脚手必已經唐人信本父子及張顛手也帖中多犯科誡及歸誠待罪上負道德等語似奉道人口乃其稱民或與其本轄長上言之如今治民類耳恐非以奉道故也然此字亦自有一般絶秀媚之妙比如耿之唐人固不必詳其王不王也

天啟乙丑五月廿六日

豹奴帖

右軍八分傳者甚罕蓋其於真行草中各帶有八分筆意專為一骸恐右軍不作此想孔子之所謂不多而無取於射御也此豹奴琅：七十字比如六籍中忽傳孔子射御之法見之者嘉躍可思也但尚多拘束法度果自右軍為之必不致如此豈更摹搨或索蕭之間耶釋如未簡之盡等事亦多未穩然學者翫

此即如見右軍八分豈只浮其章草之遺已邪近因
章氏拈出人頗重之因為述其所以重如此
天啟乙丑五月廿一日

蘄茶帖

此帖多為藥療語右軍慱聞雅興大為似之且字更
勁爽古淡中雖帶唐人筆意當非能自為間架也或
虞歐輩臨則有之不可忘所出之祖蘄之涎邑乃後
人俗法如草名之必添水轉俗轉習
及以用古者為訛可為咲恠即如石首作鯊并鮮者
亦稱鯊耳腦中非石乃骨之堅者鴨亦合尔安可云
化鸕鷀吐詢之江南人有之淞江北諸湖皆役之云
自卵生也豈知胎生之窪或別一種乎鷹嘴爪兼可
制筋剌至有聞鷹聲以手自摸其剌亦良驗物性相
伏理不可詰識之童者聞異便姪為妄豈可語天下
事

天啟甲子四月七日

濶別帖

此業剞之閣本而好異之士見其細秀反致疑于永
師夫永師浮意處固可乱真然欲如此之變化多姿
沒世亦不可望若為其造語未古雅似有之乃兩晉

風致正在尒中右軍時亦復然帖中頻類此不足駭也若深言之則得羊尚可不失望況永師正衣鉢吾學其字非貌其人也則永亦何廢服膺矧梅杏之分有目者自了了江河萬古寧弇土可塞況黃所致駭正以其無宋人麁硬之敝習耳不知右軍所以為大成也

天啓乙丑六月朔

畏鮓帖

紹彭所刻四帖果皆宏肆自得真所云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聖于書者也畏鮓更妙然以所須相餂相取不知者以為累于口腹而有無交通自是朋友大誼人莫不飲食此乃真知味者薛贊之曰右軍為書暮年更妙畏鮓既出衆帖咸少盖其暮年縱心所造開元珍藏洪文秘粵崇嗣與欽鑒賞同好龍鳳騰儀日星垂耀陳雷不嗣隐如霧豹清閟于歸是則是傚外安善道意弘易為洪宋諱也

天啓乙丑五月七日

官奴帖

此帖奇丽精神似非摹搨所能及況謁筆出之自然在右軍集中當為表表其與絳帖前後參錯者以收

藏家恐與人傳者同則不為獨得之宝多以真帖爵
載安頓以自見新奇致各有異同乃其真則一也即
米老政好帖之尤者而其臨仿之妙足掩其偽使後
之鑒者目眩心迷莫能取舍而並存之其帖之日新
日多固古人之幸而混淆雜辨又似為帖之不幸唯
師其字之真不計其傳之偽則學人之入門即賞識
之權衡矣

天啓乙丑三月既望

十七帖

古人名書後人得其筆意自運臨仿方為妙跡如漊
鈎填墨乃工匠之靡安能得古人影象詳此帖法必
唐人名手所臨自運而不失王意所以為奇其流至
今宜也損庵鑒賞刻傳良生千古之色然亦認為唐
人之漊鈎何其知有工拙而不知有明師也況右軍
諸帖必非出一時一筆果漊鈎得之安得筆之洪纖
結體之大小如出一時一筆也知古人書法而不知
古人學法何以入門

天啓丙寅四月朔

此帖可與胡尒帖並觀彼帖恐人不信其服食為方
外之業此帖恐人不信其丘壑為逸民之懷皆憤欝

之極無聊之語故作氣言之不則此等事皆逃人自
怡之事何用人知即何怪人之不知也蓋內偃經綸
欲棄而不忍割尚想人一知而用之與屈平一般心
事亦可憐矣人不知者低即謂其中無可采或謂其
浩然不迈即高者亦疑其怨尤如言隱逸之士皆有
性氣彼烏知志士之卷之哉此與十七日二十六字
似非一時當是一人所收耳
天啓乙丑五月廿七日
萬歲通天進帖
唐太宗以開業之君威加四海只以好奇多愛致人
有贖蘭亭之疑机械無礼非人君之度則天之舉又
何雄雅也天下之物皆吾世所有皆天子之物皆足
為邦家之光何必秘館乃為己有況余以匹士千年
之後未見真本區區摹仿墨刻近千餘遍蘭亭已入
吾手中何用日抱持之為後日人主好古礼士當以
女帝為法至於摹拓之精筋力之奇他王書未有如
此奇者則今日此帖猶屬武氏視隨金盌出人間者
何如哉噫
天啟甲子七月十九日
敦復齋王帖

此草二耿王黃庭及內景經樂毅論畫象讚霜帖
大率因之東書堂刻手亦不精苐為閩南壁賴師所
餉乃余未弱冠有聲都序中時知已也每一晤對不
盡江漢秋陽之思是以存之案上其刻自何地何人
尒日不及詢也
丙辰三月上巳後二日

墨林快事卷之三終

墨林快事卷之四

殘宋搨聖教序

此余家舊藏帖已傳授百餘年莫知其所自始翫其
石理墨澤當是三五百餘年之物中失去一葉自領
袖也至驚砂夕一百三十二字遂為殘璧然精神體
法迥出諸本之上裝潢脫落付之工人重理乃致為
人盜去三葉緣世守深惜之鳴之

郡神而置之棄盡後偶捻却完不知何以還珠也意
欲另取佳本補失去字而僉又不可入都人士女竟

仍之因記其失而復浮之奇以詔守之者
天啟甲子白露前一日
古搨不缺聖教
世之所以重藏序非重懷仁也以右軍之精神在也
右軍之精神一寄于石而懷仁即可以為世宝則夫
古搨之全者一筆一畫右軍之遺意與懷仁寤寐追
惟之極思一舉而收之豈非千古之尤物學此道者
所當以頂踵奉之者哉此搨不知何世于凡傳本所
缺者皆完好如新又非世之重刻作偽者比字字皆
陝石印出而紇理又無補接之跡其為古搨無疑所
以可信者以右軍之精神在也
天啟改元正月十一日
聖教序李本
又執李明峯先生名高登古狷介士也聲曾籍甚庠
序間謂博一第有餘意以明经舉一官東海上困窶
人所難堪六年不徙不肯一字干筆研友掛冠而歸
日蔬食澹如也厥子葵赤亦以久廩食薦不能從選
人後貧且病余每以世雅濡之一日且死持一冊枕
上太息曰此先人所藏已百餘年以授不肖曰勿與
非其人令君改先子所謂其人也敬以献用志先德

盖葵赤亦古介士於人少合故云余受而宝之真宋搨也因存君父子之大都云

萬曆庚戌冬十月八日

徐本聖教序

藏叙少有佳者盖縁宋未南遷士人各有右軍真蹟故不急于摹刻之石耳及兵火散亡而后此碑方巋然獨存而亦缺数字矣数百年以来已如此不待今日也余遊杭日市賈日攜古字畫相示有徐先生之物為多中有聖教一本乃先生家藏之四百年間者其缺處如教正等字隱〻可見惜彼土卑濕凡字白處皆為合紙之墨所黑必細翫之佳趣始出故年視各本皆長而品反不如必数本對看益見其佳耳

天啟乙丑十月朔二日

宋搨藏序

此余庚辰初入都门於外入一古書肆中得此帖駭而宝之及后遊四方刻意追求竟無古於此者賞鑒家謂其畫細断窄亦皮相之言乃其意活態足盖未至今日只存禿榦虬枝比也視余家舊藏者稍稱数厄然此全則勝矣書家見此當為奇幸余蓄此類数十百種造物豈用此冷淡生活假我耶縶我耶

天啟乙丑九月

穆刻聖教序

此等名刻好古者豈不欲宇内充斥令家家得見真如然初石既千年不化想亦靈祇護持何忍溷之以自誇家嗣況内史妙法如月在天一落江海便各別廣狹深淺令方尤仁髣髴之不自量又焉敢効而蔓之乎待初石漸泯必有能于殘石漫紙中追内史之真精神而重運之筆底者頓還舊觀不患無日若余之于蘭亭是也小子何敢讓焉大抵此法必須先臨成聖教之手却自運入石方見天倪非區區摹鈎過朱可望萬一也聊存此以開進取之志可耳

天啟甲子五月廿四日

大雅集王碑

此碑却少上半其叙之人只存其名文而已姓亦不存集人大雅乃興福寺僧故世謂之興福寺帖其集王字頗獨得其精神筋力儼如生動不比懷仁只得其形模并其古澹之趣而已是以書家重之遂多漫沒余所藏乃致先搨本紙墨皆非令有無論筆意之究具矣余亦用分行法節別之文始可想見乃鎮軍大將軍行右監門衛大將軍及其夫人李氏之碑以

開元九年十月廿三日葬此正盛行聖教序而毫不
依仿蓋內史之神各繇性所近而入一有所入即篤
自家物而出之安得同若奴步慷仁抑豈能並為千
古耶

萬曆乙丑六月環玉

絳夫子廟集王

余曾身至絳求所謂絳帖者土之人皆不經見蓋兵
火流徙非故絳人也況家所有乎獨抚此碑中亦多
碎去而首斷一方因搨得數本後始得一古刻本前
字皆有筆畫復精詳此石視聖教稍遜而勝宋後諸
集遠甚何也以其畫中有骨不在邊際取妍耳文却
無體裁雖中自云有知未可語大聖人之等也録之
以備王書之一倘海內再有佳本可重刻之以永哲
匠心法

天啟辛酉十月二日

普濟禪院碑

右軍只是筆法與人不同所以難及若論其人品心
胸則千古無兩人自不敢興企望之想矣此字全在
稜角鋒芒處見奇于王便不相涉況其雄秀之妙乎
豈去古大遠真跡罕見而然與乃其自稱習王猶不

敢質言自任差可取一節耳然後人又不可畏其難
安于小成而雜其願學孔子之思也

萬曆庚戌冬十月既望

普濟禪院

後世之述右軍有二法唐日真蹟尚廣傳授有據且
紙墨如新未经摸拓則曰集以字仍右軍之手筆但
集于此石耳宋以後去聖日遠真跡人所不見乃想
象于他石窈其精神而効其骸骨則曰習為正其仍
曰集皆僭也然又存乎其人大抵以鋒之偏正定妙
之中邊此之藏序記之所以近而它刻之所以遠也

此字非不峭拔然其用意向力處皆只在畫之四面
而中少主精其名之為習亦自知之真者欤

天啟乙丑九月廿三日

東藩社碑

此東嶽廟之立于定襄東藩社者宋王昂集右軍書
蓋自懷仁濫觴内史法经改其初尚傷中勁而另生
邊際後遂依邊際而盡失中勁至此集不知其誰家
筆矣宋字之衰不但無名小家如此即號大方者未
有能自拔于習俗者也然善學者自不為所惑比如
日月自有目時習見其大全不啻真矣即久陰之後

忽于破雲中見其影象便躍如喜而忘其當為積翳
之所蒙也則此等亦不得不存之
天啟甲子仲冬二日
倪處士表
集王不下數十種惟此張翥所集差有典刑以其正
鋒也然尚有失于嫩及傷于妍美之處乃右軍之書
則固有妍美一端藏于端慤之中者在人善取而用
之如孔子之有温良恭儉讓孟子之有廣胖孟子之有粹盎
不可畏其近華而逃之也其次則有絳州刻均可羽
翼聖教記序若幼海之摹王却知用正鋒亦得其妍
美然天賦限之未能宏達好古者或有可考見焉
萬曆辛卯二月廿七日書於四明
重刻周侯廟碑
世之重會稽者不于其僞逸之致而于其古簡之骸
自有聖教序集法以来正慮数十百本大抵以此為
甲乙此碑奩簿為地之英幼海以派之出故竭精為
之或未必果出唐集故步也是以僞逸偏長而簡古
永陽語形似有之而語神氣則索蓋古人集之于墨
跡而今人集之摹刻宜其不同也然文亦非平原手
出故于敗死處諦之而不知埋坳多矣不必辨也此

卷乃韓敬堂師餉余于初出之日故精好如此今本碑已非此比而況贋刻之紛則此又足貴也

壬戌夏半書此再墮山陽之淚

集王金剛經

自古集右軍者胷中皆有右軍一塗二抹者也未有金靠比擬形模如此刻者也勿論補王字所未有者即一〻自聖教序中出者形模豈不似而無右軍一分妙處遥而望之當不似人君況可畏敬更言親愛哉乃知懷仁正自不易本不足存要以見天之不可階而升耳于王書亦未為無益也

天啟甲子長至日

右軍洛神

俗傳有逸少洛神賦一卷前半為殘闕形而字殊時態當非吳興所忍作似出幼海翁手無疑盖勿論從来之授守無緒而字品限之不可冒承今家毫人素古法大興而贋者溷之亦復不少則古哲冥途所需於一言之剖判非淺也若夫學者能自得師則琅〻數百字不愈于大娘舞劍擔夫争道之粗哉是存其人已

天啟丙寅四月十九日

唐遺教經

前有唐施經勅字率有虞歐之法非六朝物也其方整謹飭亦自可觀蓋唐一代之書為古之終俗之始即優劣迭呈莫不有雅道存焉故足述也自俗氣盛而雅道衰況於古意宜其漸臧盡矣今人不自揣其心胷眼目之不雅于唐人之迹俗者即指為俗而棄之至偽古之大俗而不雅者反折於古而尊之終不知雅之為何境界也學此道者先求雅所云志仁無惡不必厭俗而俗遠矣于古何有

天啟乙丑

王筆陣圖

篇中所言皆非逸少事若人欲假托亦必依傍其事未有毫不量度而妄為不根之言欲以誰欺況其所云作字之法又非中無所見者豈肯為此誕語此必唐人于書家有所悟入欲自陳其生平以語同志如懷素自叙之類原書已名而好偽之士見其字有可借遂直易以羲之：名并永和之年為戲而無識之徒因災之石耳此即不可便定其主名而中間如振動翼緜等字已作懷素脚手或其少年未臻妙時所書大為似之則中間字點可通而字與語皆可不廢

亦此書之幸也當竢博學君子考而訂之若東書堂所刻真可廢已

庚午嘉平二日

僞王心經

王書訛者既多僞書亦不少惟此僞為最奇勿論心經譯出于唐即其字麤麤惡狠戾中多懷素脚手似唐末五代人所為乃以仰歸何其不知量也射利者至摸此廓填愚盲人以為王墨跡而人亦有售之者尤可捧腹若直標書人王名豈不亦晚近可存之物而空耿人厭惡乃知非有寔證自贋愈高愈漆一番醜態可以思此而知所以居身不但書家亦當知也

萬曆壬辰秋九廿有一日

求聖教序跋

茲跋非當時所刻蓋自釋典中檢出以足御序因緣者固屬後人補亡然跋真玄裝之譔字仍右軍所遺非僞也好古君子重懷仁之勒者恨不為之毛羽令其不孤何靳一言之藉況其皎：足以自行宇宙間者非為其所惑及為之虛譽者比也但今眡初唐則王字之存者日少況時代所壓不無遜于往哲然自後數百年外則王字愈遠而時代更卑今日之刻存

者豈不更難得而可貴哉此余所以亟嘉此刻之意也

天啟甲子十一月五日

閣帖釋文

學書當學其神情固不必泥其體製若草書而不知其為何等字則其神情于何字中用之比如學得曲子之聲而不知其腔名歌時將此聲于何曲中施耶則釋文亦不可不辨各家陳平寔米好奇劉粹差可從而亦多誤大抵王書六經也六經必互相參証而義始可尋學王者當沉酣其中與之俱化則其筆態所及彼此必有相融浹之處類而求之則因彼可以得此通乎此不但古草書即三代金石之文奇〻恠恠皆可觸之而通宇宙內事摠只如此聖人所云一貫即余所稱六經之根抵也因論字而併及之

天啟甲子十月二日

十三行

世傳洛神十三行乃經唐摸者大令之神雋惟存其一種簡經蕭散之似乃添一分修潔整栗之態則參入虞歐面目至于經松雪手而并北海之陵厲亦有之所幸全未有顏柳之累差為高古以視後人束縛

馳驟之失天壤矣乃諸刻亦自有佳醜大抵以判之
至于堂姪孫之題乃因前有公權耳而它帖無柳題
者亦竢之更可一咲
天啟乙丑長夏九日

廿九帖

此在萬歲通天進帖中視之厥父如快雪表生諸帖
已入神化即百徧臨摹精光猶自射斗令人不敢狎
視始信古人名下自無虛士也其次則服黃著冠軍
諸帖尚云近之學書之法見古蹟欲多而眾則欲精
守此樣神物數種便生苞采規富卷帙反為累之此
在凡書皆尔而于大令尤甚敢以一九泥為嗣師益
友
天啟乙丑浴畜日

鵞群等帖

鵞羣敬祖鄱陽地黃鴨頭東陽餘杭等帖多有清臣
筆意或臨大令書不則清臣必不作偽當是習魯公
者偽之也然縱係臨書終存本態全無大令之法非
偽而何大抵大令筆法拖沓凡如此謹嚴者愈佳愈
非真然業已佳矣真與贋又何間焉至于鵞歸之辨
又其未事人能盡刪去大令偽書然沒世人那得知

之言方為無媿耳

天啟乙丑六月六日

益州帖

淳化古法帖一類乃宋世以前已入石者非自墨跡摹出故曰古法帖其所載先王孔明阿答語章草書至不可與爭鋒也而竟本接十卷中孫權據有江東元一篇乃截之而冠以獻之白七字遂以為大令書全無義意思之此必元是大令書故古刻之石而不著書人名氏好事固翦其未簡模為真跡胡乱首以獻之而王著不忍割愛遂收之小王而于古法帖中去此一段耳何以傳之百世以俟聖而不惑也閣本中多有可商類此

天啟甲子八月念七日

江州帖

青華閣刻者佳官本二王皆不及也無湖劉釋作御又譌作仰摠不辨月字偏傍耳此帖或以為右軍前半儘似未簡以書自稱無疑也淺枋字釋作揚文理不順又前有一段者語字皆不倫去之為是右軍之辭寥而盡理大令多及復此亦父子優劣之大較不必論其字而淺定即以

字則千古亦自有公評固難以其一偏之見為憑也
若性之所近則及肩之賜終難強之以從我耳
天啟乙丑六月五日

玄度帖

大令之書極易辦大抵無右軍八面變化故其辭多
複間架不茂寔所以貴于人間者筆畫勁利態致蕭
疏無一點塵土氣無一分梏桎束縛非勉強仿効于
生百世可以夢見最不易學諸如此等皆是其真跡
無疑至有向慕追述者吃一分力便蝕一分天趣烏
足以濁夕露之色亂夜猨之聲哉比之大道其伯夷
柳下之聖入室者自無此暇由之耳
天啟乙丑六月五日

鐵石帖

唐太宗不喜小王書所以竟三百年價不翔而識而
學之者少觀唐人諸評可見及淳化一旦抗而與仲
尼並是以專事蒐羅不復銓擇大令之遺固章而偽
者亦至集矣然清標貴骨政自不可混淆如此與集
聚消息散懷轉勝永嘉奉別等帖豈非書家大貝右
軍固不為之兼恐右軍有不能為即君處
天啟乙丑長夏七日

乞假帖

此帖大有可疑以其非晉體也其骨力出于永興而筆法雜以率更尚非羊永之製爲得上及大令然字頗疏薄有法個儻多姿不似虞歐以還全拘二于間架者豈大令元有此本而仿臨者失之耶以爲王則太低以爲唐則太高估其品裁當居宣示蘭亭之下官奴誓墓之列然彼有弱筆而此獨勁健爲復勝之于令二王行草元揀而真書杳然則此爲霊光爲出於保母等之上耳此載在龍舒及刻入二王最爲生色章氏之翻差脫其自得之趣少不稱

天啟乙丑長夏四日

大令洛神賦

此洛神全文云出自大令然無大令筆意況于神氣十三行即未必是當日形骸然亦必有一二分近似以拘曲儳文衣褐垢面欲作游閒公子挾彈搖鞭揚：狹邪小影豈不令人嗤此必宋之解事小兒未見東海者作僞効顰而矮人信之過矣與假元常者同一拙枝乃季直一表尚薄有自然之致而此全無矣最可恨者令人見此即以爲親見鍾王竭力學之即爲知者所訶而猶自詭爲古法豈不引後人于迷途

也衡山先生于古書無所不見其不耽此寧無定說
人無用浪生甲乙矣
天啟癸亥十月二日
保母帖
古人之筆力高識見亦高有其筆即不能與上哲近
而亦已可與下俚遠有其識即未便能貌古人而亦
可以駭今人乃有無識之輩以其至卑之主見而副
之以至拙之腕閑眷令人噴飯而拋書仍令人嗤齦
則清朗乾坤忽不覺魑魅畫見如此字既不佳語復
不倫勿論辱大令即其辱松雪公甚矣本不宜評恐
鄙之有遺象也
天啟乙丑六月七日
泰山秦刻
余登泰山二果見所謂秦刻者古雅精工雖剝落而
骨氣尚在非後人補亡也當宋日都在汴岱雖不遠
而僻于東北宜諸賢之見者少也于是各以己意或
縮小或書全文皆與斯篆無涉然此見存數十字令
木摹尤多易世之後不知何如紛紜聚訟矣則此搨
更足貴也若執貶秦罪斯之謬說以蓋奇跡則兒童
之見不必與莊語詰矣字之厄不好之則埋坳書好

之又淆乱不獨此也抑寧獨字哉

天啟甲子九月廿日

秦泰山刻譜

小篆之興斯為聖筆〻有体不可移易非後世好奇務新者比光明正大譜之為易況經太史公載之記中此不必作也與鼓文共為一手其縮小本篆亦可取然古已有之聊為表之用不沒其勤若論其字意差可存犹勝於自出悪札者之可厭也

天啟丙寅四月六日

嶧山刻石

余盖登嶧山云山数十峯無一峯為自地拔起者皆碎石纍成大者如雲小者如屋又小者如斛如斗遞相撑拄遞相覆壓其下委曲通人行而其上不廢雲興霧集草木蒙翳之觀真天下之最奇最靈之區也豈造物者既以其瑰偉宏達者鑄岱宗而即以其綺靡玲瓏者戲為此山乎封禪之典自始皇帝乃著而登刻之後首及茲固亦能通于天地山川之故者耶秦刻既漫兩經摹拓而精神固自王則其初剷山靈之日不知如何巨丽也此自人文変化之関何與君國事

天啟甲子九月

之罘山篆

秦二世既詔刻石則凡始皇帝所有事之山必多刻此有存有亡有文存而石亡其蹟之無可考字之各不同理所必然不必疑也後人得其遺搨摹而傳之足矣必欲求其所自受于是有海上片木之謬大片木非可以久存木傳秦漢所未有是以求信而及以疑永叔至援杜句不知并杜集多後人偽入則瘦硬之貴明係宋風又豈通論邪

天啟甲子七月

大風歌

漢高帝大風歌與商周二誥各自一時真千古英雄之緊也然漢之得天下以立民之苦秦而息肩也豈果威加海内之可致文帝荼儉其守四方自有法豈只賴猛士人言馬上之語帝用陸生之說而悟仍未悟也字極瑰奇孤峻有帝王之度然以為高帝書恐未必殆西漢豪筆所作似非今之毫管自出也後世腐儒浪貶劉季遂并其一念畏民之誠亦不能有不亡何待善乎霸心之存足以為此歌定案矣

天啟癸亥冬仲九日

章草千文

天下事有不相蒙而遂成一段話柄者急就章為八分時之草故以章草稱而章帝寔又好御翰墨遂合為一而稱章帝之遺草此與劉表寔工箋奏而即以德升為劉表甚相類然儒生胡亂著說尚可帝王制作以傳帝王之規為而苟且因仍寧不為異世咲資宋人唯〻而次莊乃毅然刪之亦勇矣不如更置之漢未雜帖中為確

天啓甲子中元

漢殘碑

右漢殘碑一卷約存三百来字其年月及立碑之指皆不可考而八分之中古隸形模彷彿存者攷之漢隸分韵中多有同者而指其所出却又紛如不可以臆定也大抵此必在隸減為八分而八分未化為楷之時則東漢之中葉也然學者見此足明隸不入篆以成分而分之為減畫隸也益昭〻矣

天啟甲子五月廿日

漢曹君碑

漢碑之存于世者今皆烏有惟其托跡孔廟者間有一二然或殘毀盖世法之不可常如此不謂埋坳土

中不與浮在人耳目者爭一日之耀及可以發身千古之後襄為衆稱之長如此石者也自晚漢迄今不減二千年而字如新鏤幸矣此發自我師葉龍潭少保方以名侍御謫居郡陽丞乃見于世漢世近古民于令君有元首之戴意有可想而文家爾雅璞寔無不情之譽皆令人神往即其字全不作意如僅辨筆畫而後之作意求工者乃遜焉又于八分之體裁了然可信令傳後知妄作者之為訛至于銘言三字為句甚醇古且用二足字相連又以明手忌之足與滿忌之足可各押也

天啟甲子重九又日

書君碑影

余髫年受知于粵龍潭葉老師二以名侍御謫居郡理寔自卻陽丞量移来其在郡日掘浮漢碑一片乃中平二年物師盛詡其奇而未攜有模本僅以所輯邑乘中存縮小字影見貽千餘年文章令一童子摩挲憶之亦奇矣後少知愛收古跡尚無從浮其正本乃背為冊常把翫之後三十餘年始能求浮二本較之誌刻不爽毫末因仍存此以志葉師之思時萬曆丙申五月廿三日題重書日為

天啟甲子七月四日

漢韓明府碑

此亦吏民立以頌令君之德政者因其載有孔顏氏族得以附于孔氏以永世而世主之為孔子立者反多逸焉石亦有幸不幸與字意奇古盖時之有書技者所為聖人或取其藝而收之門墻間乎今之掊擊者何心哉漢石如此首尾完者更少每一拜觀不覺肅然生敬

萬曆庚戌八月廿有七日書于燕之寓舍

卒史碑

此漢元嘉永興間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以掌祭器之碑也相傳以為鍾元常分書即古石質樸不志主名然詳其筆意與余所藏繇書道德經同一軌格盖彼楷而存分法此分而含楷法其方正平達無不欣合決為鍾書無疑也其初書數百字筆畫渾淪全不顯承接縫罅末簡鋒銛盡出如羣峯乱水不可遏抑変化無窮神情不滞所云郊廟俎豆者可遐想其槩人能以此立脚以老子言為橋梁入宣示門逕其造於鍾氏閫奥也何難焉脫而由季直戎輅即無從見法象矣此學書人第一宗祖而多盲瞶何邪敬為

開千古之謬

天啟甲子小春翔

九疑山碑

漢碑既亡搨本亦少而二京遺法付之夢寐金石古文用修容有補以史傳等書考此蔡邕九疑碑銘分法甚嚴可以廓後人之訛然既無可証真贋何以別乎余藏宋版漢隸分韵諸碑畧備欲類出各為一本以者廣之良足大觀後此書寄一友人郎中為水所沒失其十二三遂休此志可惜也

天啓丙寅四月晦

蔡邕

邕字以石经名于海内今并景響亦亡漢末碑版多其撰書尚有存其典刑者大抵雅正有餘規模日啓于書學亦大有功後世之分化為楷遂不復易也亦以公之能盡其巧無以復加與夜閤手摸想見筆法之熟然曹娥浮公增價萬世為昭而公之著作反熄為無亦娓辞者多乎可見事貴不誣否則文章翰墨均不能為之重也

天啟乙丑二月十八日

孔明書

先生以孔孟之學行伊呂之才開天以來遭遇無兩
沒死者罔不景星仰之其遺文奇蹟宜朝夕服膺庶
可以見先生寤寐近有輯先生之文者尚虞掛漏至
于手翰則惟存此數十字而已嗟乎鍾繇梁鵠之跡
布寰區至于老瞞穢滓猶有餘氛而獨無表章及此
帖未嘗不薰沐正襟拜啓于前流涕于後者也蓋藉
之以撿束身心刮磨志意庶几聖人所云親仁者豈
徒務博攬而已邪
天啟癸亥八月既望

史游急就章
此故有殘闕者一本尚是舊日流傳之遺近乃有新
刻于所缺皆億而補之本無足取然此等古法只宜
畧存形模以聽後人變化元非就此學書者即得此
亦可以有功于章法矣大抵章法易似只苦于古髣
髴之考耳誠由古隸八分認定字形而以章法行之
何患不索蕭也若以唐宋俗字載章法更堪捧腹矣
天啟甲子十月生明

◆

宗聖矣碑
此碑相傳為梁鴻書無可考證然詳其體裁介乙不

敢失元常矩度而古雅有餘鋒穎時出當日以字名家者少有凡大制作未有不出其手者也然字足楷式何問其鵠不鵠乎文稱陳思王或不似乃其墓立之初即知尊崇聖道固自有佳是後事屬舊典漸眎為靡文反不如初舉者出於慕悅之深心耳然石託于聖裔以傳永久則又足以贖其偽逼之惡亦鼎其一念之善有餘矣二千年之遺日劘日少愛古之士可不天球大貝宝之布帛菽粟味之乎

天啟四年甲子首夏之九日

七賢書

世傳七子書其来甚遠永叔已收録之然亦貴其罕見而已嗟乎晉之日何時也龍魚鼠虎之後継之以豺狼虺蠍此大人潛曜之期亦宵小乗權之會竹林之盟有託而逃焉及蘭棘既分雲泥遂隔割席掃跡之懷豈復厥初臭味而矮人不知謬與共器即字出手規已不堪同龕而况浮慕其名雜以悪札寧是胷有心人所作幸而汝中所刻猶分魏晉後人輙槩以晉七賢伯倫稽阮能無一日之浴耶聊存之為得失之林

天啓壬戌六月初伏

宣示表

此的係右軍所臨雖添一番筋骨神采而其醇古雅淡之味溢于筆端盖鍾王之交乃字之由古而入今大関會處自経内史大鑪錘而金不可復還為礦矣自是以後日趍日妍後人之假為元常者無摹挲古意而欲以既妍之筆求古為有識者大笑而去之耳此帖如蘭亭凡刻者皆有一二字可取頓令閣版反為不美大抵以古意多者為上又非以筆畫求古求之古色而已今之行世者東書堂舊本僖雲館初刻皆師模也此乃自停雲出者宗派固自不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天啟甲子嘉平七日

元常道德經

世傳元常字偽者紛〻而其手書上石之道德経罕言及者盖搨本既希人罕見者況于識而宝之又其字醇古簡樸時以八分為楷宜人之未愛也余得此本最全雖経改装不一而損去者尚可補葺不至泯滅攷其文多有與它本不同然惟此最古修之邦其德乃豐句〻用韵相叶此易為國正為高帝諱唐宗各刻直仍邦字矣海内後漢碑尚多存者字之扁方

大率相似宣示表字亦然因王臨乃添一種奇秀之態而古意反漓其季直戎輅全是唐宋人骸意與此天壤矣知其楷則而行書自可推測元常老骨居然見前後學者可於此進步世人信偽多以疑真甚歎也至于伯陽之旨翛然懷葛非得鐘書不稱高雅況其文之可備質政也

萬曆辛亥八月十日

鍾繇薦季直表

古人評此書為無上太古法書第一以故近日耳食之輩多有學之以謂之鍾骸苟且破碎貽羞往喆識者明知其偽而無以折其口惟以司徒之銜辨之宜其尚盛行而未熄也不知古人作字皆本之胷次精神所云獸王挺百物大虫老鼠皆以全力赴之故睹一跡而其人如見于萬世之下不似此書以筆作字而不以心作字以手運筆而不以意運筆及其結構已成不過小小沓拖之致簫朗之韵而已乃宋人之少解事者為之且如魏年州牧最尊以操之專不越領州豈有久閒郡守反矜其老困復俾一州之理此以宋日之州言也寧不可咲傳訛者可以媿矣

己未長夏雨中書

戎路表

是帖無論其字之醜惡詞之鄙戾即以漢尚未亡雖縣為國官然王上與帝自合有分別之辭安得與宣示同例直名為表也季直之偽尚在黃初之二此公以為建安作此偽者罪不在瞞賊下矣幸永叔詢之曆家推其閏為十月與史志合則閏月之九日尚未知孫權十月之請使者田吳未起兵未而縣安得遂有此表也且歐錄明載千及今傳訛者又見月日不合改為矢及夫矢誠有之及于何屬若果只緣一矢之加便如此咲躍縣不更可羞乎夫十月之變正月之行不通天以竟忠義之志速逆賊之誅豈容盲目小兒借此為賊子慶幸也此案久為永叔判明因東發踵訛代鳴不得不再為申理至于此帖之存者宜急焚棄此自人心天理之公不待余之喋喋也

天啟乙丑春正月八日

索靖月儀

甚矣虛偽之為患也古先王之制礼中乎情而已情至而文生焉不以文為禮也此之月儀先既其文矣然後以文為礼以礼為情宛之旬朔之間問訊稠疊詞意藹然而主者毫不知為何說遂至并其礼其情

一付之文而不復知其有無則君臣父子兄弟上下之間安得不相忘相遺以極于相夷相肉邪今之虛文又何如者而望治也此搨當在南度之際乃古刻之最完善者它如汝帖殘損翻拓輭弊不足以存古矣却取他人之書以充索可得哉

天啟甲子九月六日

王廙

廙奏二帖手態蕭散義意宛至而謹飭之衷未嘗不見于筆墨之外古之奏章率皆如此一則通上下之契一則塞左右之奸是以黠詐之徒欲作偽以陷忠良者尚費如許委曲而後可肆其毒今則專以嚴恪為上而又拘于正韵之字輕細之體以為奏章宜尔是以人不能手書一切倩之史役點檢叅正既費工力自應萬一有訛又況敵人之布網宵小之改易所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却以一筆之差開不敬之愆豈不寃哉攬古者不暇翫其字法而更神往于叔季之朝矣

天啟癸亥九月

謝靈運書

此石刻傳已久且古意未泯非唐人所辦張顛字雖

有法乃閣本古帖所収并其中楷參觀之不能有此
氣度宋太旭未遠且時名已譟無用更假為謝也沈
約四聲多傷古人已用之韵非作詩者用沈法但定
為謝亦無據大較梁陳間人口手耳然字良佳不必
窮其晉唐謝張也

辛丗五月八日

梁武評書

是評極各賢之致既在牝牡驪黃之外又如身入朊
中目營指上非具大辨才不能道也非秉大慧識不
知作此道也其出武帝無疑其字則雍容澹蕩不求
于法度而不溢于繩檢見帝者之心胷焉智果雖嗣
正宗多奉手泽恐禪人之作類有一種枯寂沉暗之
色不得呈此一富貴氣象也蓋帝奉釋礼絶必有以
得意之製施之沙門或供之佛座智果或得而收藏
或间為摹拓果又非拙腕傳有妙象不可知後人迷
其宗本唯據見在千載奎章遂尔掩抑即如評中兩
鍾尚成誤認況能別百世之誤莫之能遠乎自余言
此書可長價矣

天啓乙丗二月下弦

蕭子雲出師頌

出師頌數家皆題以索靖ㇾ章法固佳然子雲亦負
重名柰何耿彼與此即索靖月儀近刻亦多失真反
不如此之古質真可為後人宗仰自八分訛而章草
無根宜不但能者之少求一識者亦少作之者全無
六書學問信手波捺一二筆即自詫降古淺鄙可咲
雖然其視世之妄作俚草以惑来斯者其尊師復古
之誼更可嘉尚因為改易其題録而存之以信今傳
後非假以馭前聞也

辛亥六月雷雨中題

真草千文

智永之字只可如此耳其字内多精神而外無敗筆
便是佳札右軍乃祖所以千古不過然耳薄今欽昔
人情所惑賢者不能免見陳隋便以為必異云王著
便以為卑丶永叔亦佥宜其不大見耳也于今古石
多亡如此完好者有数既有益于後士即宜嚴為先
師以余之劣不敢信以為多可删也況此搨最蚤字
字如手遺墨迹不啻親見永師恐王著不敢硬承為
己物也夫

天啟癸亥十一月念七日

瘞霍銘

此刻為世瓌宝者千餘年而迄無有定說無有真見大奇以為右軍者非為隱居者亦非盖晉梁二世字形尚古今諦玩皆唐人筆意明之乎非二公也謂之有右軍之奇則可業有右軍之奇亦何必右軍不右軍也必唐中晚之人無疑惟其書石時隨其高下或仰面或平立皆懸腕擲筆所以千態百致不可狎眎山家幽邃又必自為鏤刻所以下筆精神色〻呈露況經江波洗濯石理真成錐沙尤助其奇耳永叔集古云獨得六百餘字今按其首尾余所得劣百字而大義已可屬何有六百字為且不言六百字果何說是歐朱見真本也蘓有詩王有述近日董宗伯亦有補書潘有江上山志皆為未見而余獨何幸家小阮為我收録敢詫之以為山居之燿

天啟甲子大潮日

古草千文

此亦秦刻唐草千文自懷素以下不能辨此也詳其字學手法必張顛之筆無疑惜其首尾皆不全崩為數段然草字之最古雅者無有過之者矣自有千文以来凡在書家罔不甘心焉奸蚩合乖各不可掩至今日而頽靡極矣古人所鄙以為懸之酒肆者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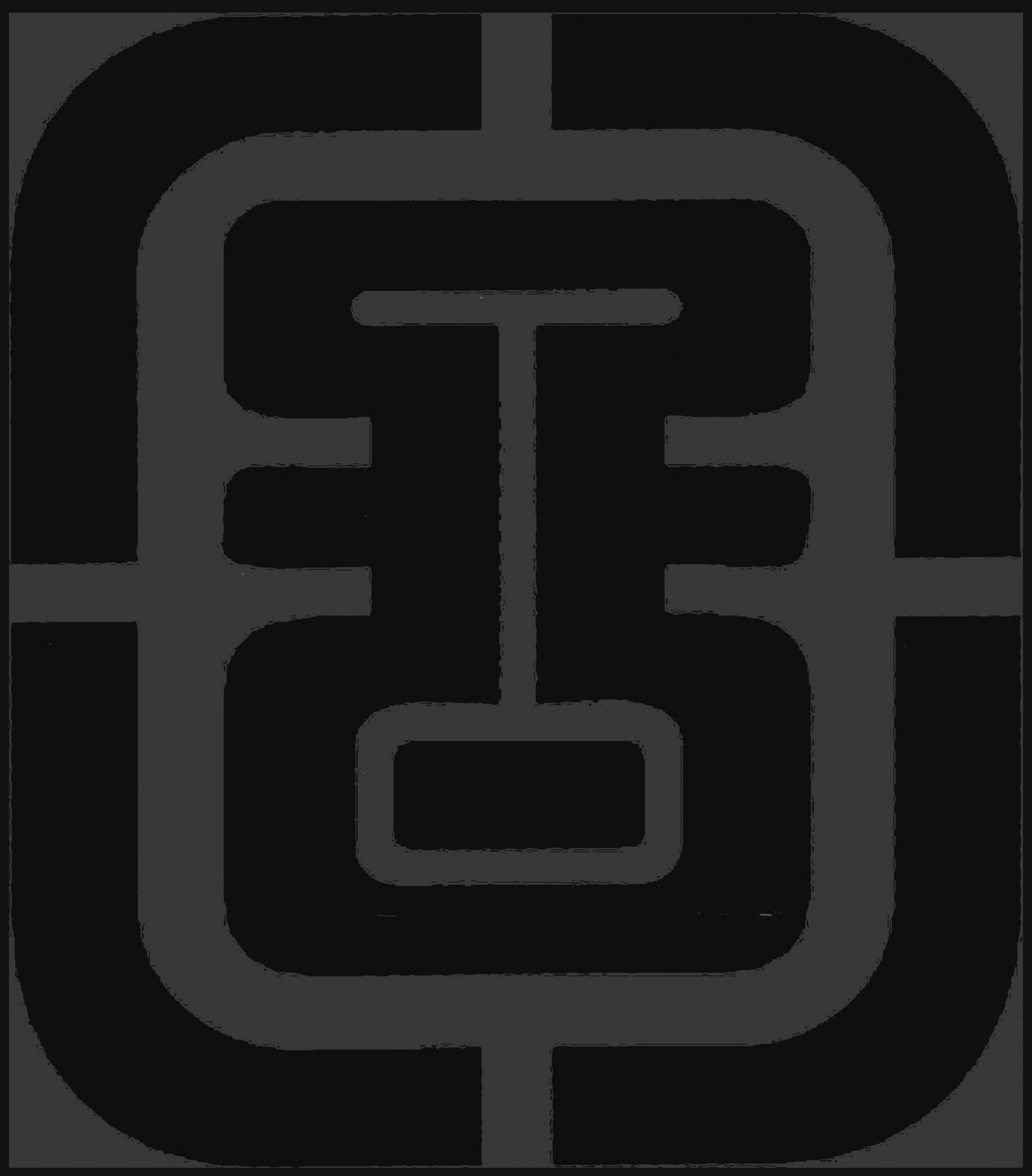
可得則識此之妙矣者又可多遇邪

天啟甲子七月廿有四日

隋陳明府

越觀此碑有五善焉隋帝平陳能內消猜忌外破形骸帝子王孫量才擢用一善也㳺毅以宮掖昏腕知民社為何物而不卑小官效官盡職二善也富貴華靡未嘗問學而解宗孔氏祗虔致俾與泮水靈光並永三善也曲阜北疆乃知崇隆亡陳之裔依依思舊四善也寓內雖平乱形已兆乃尚浮慕文事華銘佳字彪炳翰林五善也世人鄙隋為閏位文為俗主而其所注厝明主治世或莫及焉是宜好古者之時有取也八分雖小有致而醇雅之度已失十七反出唐諸分之下存之以備一代之製云耳

天啟甲子二月丁日

墨林快事卷之四終

【空白】